

Issue No. 2
June 10 2016



Project+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研究所
第2期電子報

發行人 曾麗玲所長
編輯顧問 吳雅鳳教授
孟克禮教授 (Prof. Michael McGlynn)
責任編輯 陳鼎貳、許淳涵
美術設計 許淳涵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oject+

目錄

臺大外文所電子報由學生自發編輯，為臺大外文所出版之官方電子刊物，於每年三、六、十、十二月十日發行，內容包含本所的活動報導、專題報導、書評分享，以及英美文學界的最新消息與發展。誠摯邀請對臺大外文所與英美文學界動態有興趣的人，一同閱讀這份刊物！

兩封信及一件藝術品：臺大藏珍閣	3
臺大外文所創所五十週年茶會剪影	12
On the Move: 哈佛東亞研究生會議記行	14
105學年度臺大外文所招生說明會側記	19
《李爾王》意象超載：兩起案件	20
《日曜日式散步者》短評	26
CFP List	27

兩封信及一件藝術品：臺大藏珍閣

許淳涵

緣起

103學年度和其他學年並無太大的分別，除了一件事：臺大第一次延攬三組藝術家在校園長期駐點創作，完成了四件作品。來自法國的彭葉生（Yqnnick Dquby）與蔡宛璇收錄臺大校園蝙蝠的聲音，以混音技術製成《觀聽的邊境：翼手計劃》，同時蔡宛璇以藝術家的眼光處理顯微鏡下的生物圖像，將自然科學研究的圖像轉為美感與理性的對話——《觀聽的邊境：微觀世界》。長期旅法的臺灣藝術家黃建銘，帶著同為創作者的妻子瑪麗·凱烏（Marine Cariou），取景校史館、物理廳、鹿鳴劇場與礫永吉小屋，在全黑的環境下以長期曝光的鏡頭拍攝彩色螢光棒「描」過建築輪廓的痕跡，完成《光拓臺大》四幀攝影作品。彭葉生與黃建銘有於臺大戲劇系、音樂所開授的課程介紹作品，並取得該系所學生支援。來自英國的鄧肯·蒙特弗（Duncan Mountford）則一方面與臺大外文系教授吳雅鳳合作，於她開設的「文學與藝術」傳達創作理念、參與討論，一方面與五名學生策展人協力完成兩件系列裝置作品——《臺大珍奇之櫥》與《臺大藏珍閣》。

臺大珍奇之櫥（NTU Cabinet of Curiosities）於2015年6月5日至16日展出於博雅教學館，並於七月移入位於水源校區的臺大檔案館，結合檔案館空間與館藏，轉為臺大藏珍閣（NTU Chamber of Uncanny Objects），常設展出五年。該作品發想於人自古「收集」與「展示」不同物件的慾望與審美訴求，擷取能捕捉校園或學門記憶的物件，從中反思求知與知識傳遞的內容、集體建構一部用物件寫成的歷史，並撿拾被遺忘的斷片與美麗。這項計畫亦是藝術家與外文系對自然史、校史、博物館源流與文學興趣的交匯。透

信件擬寫，墨水與畫紙，略小於19.5*27 cm，臺大檔案館與臺大外文系

42 Fitzwilliam Square
Dublin
August 31

My dear Olivia,
I write from Cork but return to Dublin on Monday to meet George who has gone to Switzerland for the children. I have just finished my last bout of hard work at the philosophy & have taken a day for rest & letters. In Dublin they are rehearsing my "Fighting the Waves" with Patrick's music & the Dutch water masks. The birth of a new art — if one does not make these announcements one looks so old-fashioned.

I have just had an offer of a professorship in Japan for a year — 8 hours a week work, £1000 a year, a residence & travelling expenses. Do not tell any body for I am a little startled — George does not know yet. If my health is good enough it would be a new life — 3 months, under Japanese, (where the University is) is too hot for a European, wandering about Japanese temples among the hills — All the best Chinese art is in Japan. What an adventure for old age — probably some new impulse to put in course. However George will make up my mind for me in five minutes being in her decisive youth.

One of my Dublin friends, Starkey, a professor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is now somewhere in central Europe with a tribe of Gypsies. He has brought no money & lives by playing his guitar. He will return to his students with an undisturbed academic face. Another of my friends, a neighbor here in Galway has just had a rifle and revolver shot fired through his window in the dead of night & he does not know why. That you, & I, & Dorothy & Amer reside.

Yrs affly

W B Yeats

42 Fitzwilliam Square
Dublin
August 8

My dear Olivia,
No — we are not going to Japan. George has been quite firm — Michael's health would not stand it & of course she is right. I am relieved and disappointed.

I am convinced that were God in his heaven as is alleged you and Dorothy & Amer would come to Dublin for my play next Tuesday, but as it is Amer's pilgrimic journeyment will overpower your natural enterprise.

This is but to tell you that for about Japan — besides you owe me two letters.

Yrs cv

W B Yeats



鄧肯·蒙特弗在博雅施工
2015年5月底

地上的展品，由左至右：廢棄顯微鏡、貝殼、小雞標本、椰子、巫毒稻草人、
電路板、葉慈的腳踏車鈴、錄音帶、老鼠福馬林標本。

過臺大不同部門的支援，藝術家與學生策展人得蒐集散落的舊物、廢棄物，詮釋物件的意涵，拼湊甚至杜撰屬於臺灣大學的記憶。來自外文系、校史館、總務處、檔案館、臺大生科系、校園規劃小組、臺大話劇社、臺北藝術大學、喜恩文化藝術有限公司的師生職員參與並協助了這部作品的創作，黃建銘夫婦也在開幕的最後關頭出手協助。外文系所的學生章舒涵、許淳涵、林紫葳、Saraliza與陳晏儂，加上數學系的林庭瀚是這個計畫的實質推手；校史館與總務處的支援使藝術家與學生策展人得一窺臺大不為人知的庫房，交涉展品與展間的品項與位置；臺大檔案館的鼎力支持提供了《臺大藏珍閣》最後的棲身之處（某個時期它曾企圖置身於總圖中庭）；臺大生科系將生物標本、巨型貝殼慷慨借給本作品，使之增姿不少；校園規劃小組與藝術公司的行政接洽是計畫進行的基本支持系統；臺大話劇社的社員在雅頌坊參與了作品宣傳的演出；北藝大的學生與黃建銘夫婦在木屑飄飛的施工期間伸手相助，在死線來臨之際接生這部龐大的作品。

作品完成至今剛滿一年，牆門猶在，人已四散。本文就像展出作品的白老鼠標本或滿佈灰塵的故障顯微鏡，記得一些事，標誌一段時間。

《臺大藏珍閣》是一個裝置作品，也是一個袖珍博物館，像俄羅斯娃娃一樣置身臺大檔案館內部。它共有兩個展間，被走廊劃一分為二：面對入口右側小展間保有帝國大學時期的木櫃與舊物，並於櫃中陳列《臺大珍奇之櫥》模型，做為整部作品從無到有的「獨白」。左側大展間設有藝術家打造的隔間木櫃，展出由臺大師生蒐集而來的物件。



《臺大藏珍閣》入口



《臺大藏珍閣》概念圖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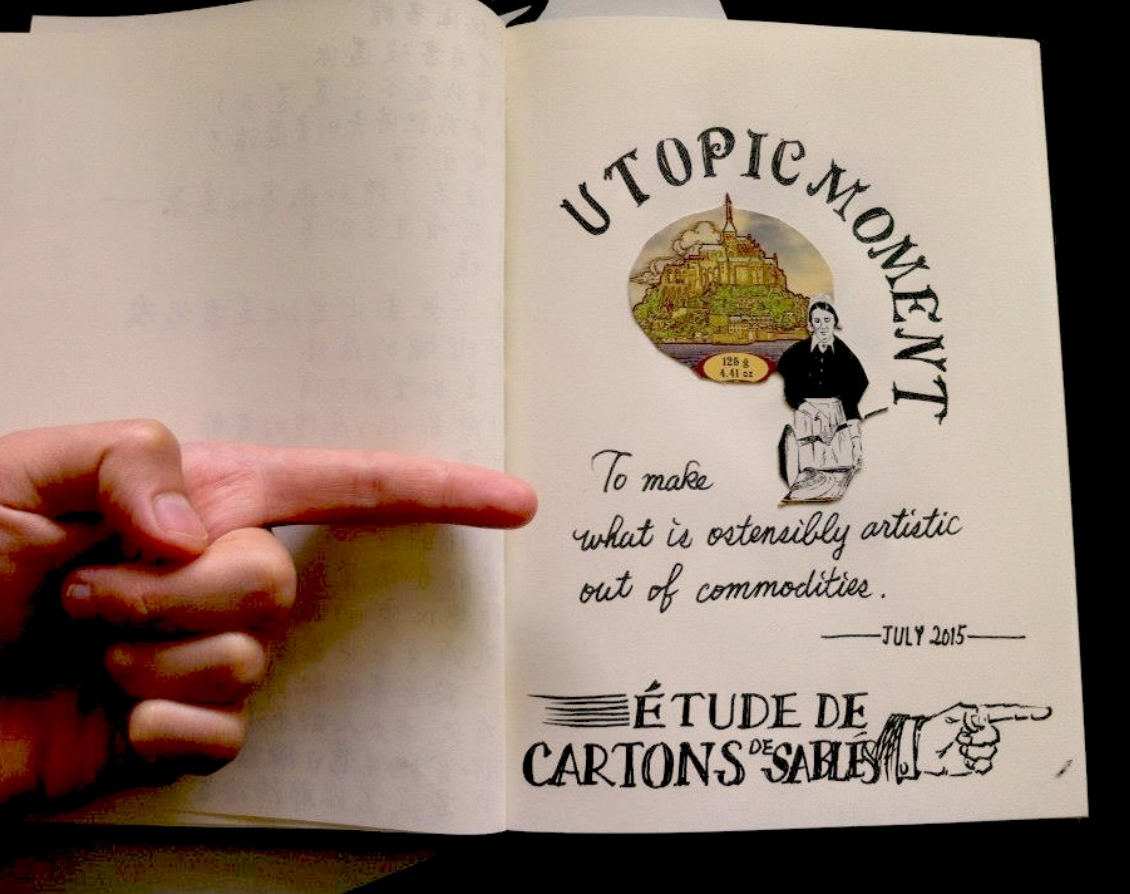
藏珍閣入口左側的櫥窗陳放「烏托邦之書」(Books of Utopia)。「烏托邦之書」是本裝置計畫的子計畫，由學生策展人邀請臺大師生與校友共同創作，各自於特製筆記本上呈現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樣貌，或使世界更美好的方式，陳述理想。「烏托邦之書」觸及的理念，顧名思義，是對理想國的憧憬，而大學作為傳遞知識的機構，便蘊涵烏托邦色彩，不但因為大學時光往往是人一輩子回不去的記憶之地，也因為「傳遞知識本身有其亟需被捍衛的美好價值」是個耐人尋味的命題。藏珍閣展出十餘本烏托邦之書，投射燈光於選定的頁面上，使該櫥窗呈現形形色色的烏托邦想像。

資源有限、經驗不足，我曾在宣傳文宣中寫道：「鄧肯決定從大學機構的內部，

甚至是被忽略的角落，與形形色色的人們之中取材。你，可以是學生、老師、鬆餅屋姊姊、小福阿姨、校警大叔、或湖邊的大笨鳥，只要臺大的校園



《臺大藏珍閣》完工內部綠牆區為中央走道，紅牆區為生物標本區。



許淳涵，烏托邦之書，
墨水拼貼，15.5*21.5
cm，臺大檔案館。

生活即是你生活中無可抹滅的主旋律，你就能是珍奇之櫥藏品的貢獻者。」其實這段文字自娛的意圖大於推廣，因為我無從得知這計畫到底能得到多少挹注、究竟能走到哪裡。

我之所以會把本

期電子報主色塗成綠色，在封面貼上酢漿草和蝴蝶蘭的裝飾印花，就像當初鄧肯在工作室裡信手命名一個廢棄的腳踏車鈴為葉慈的腳踏車鈴、並煞有其事寫成說明卡一樣，目的是讓這些視覺意象看起來是個不經意的玩笑，紀念詩人有意應聘來帝大教書而未果的軼事。我去總圖找出葉慈的信件集，把關於帝大行未果的通信騰在泛黃的紙上，簽上葉先生大名，並把這兩封「信」陳列於裝置作品裡。展示的筆墨恐怕不能稱為文件，只能笑稱是文件的「代表」了。

簽名的遊戲我玩了不止一次。除了文學櫃，我們還展出了若干碩大沉重的貝殼，但我惰於在林奈辛苦建立的命名系統裡打撈屬於牠們的名字，於是我挑了個俊的，為牠的說明卡簽上Sandro Botticelli。為什麼呢？在水源校區這個像工地大於宮殿的地方搞「公共藝術」，如果給我一次呼喚名字的機會，我想藉這貝殼呼喚一次春天與維納斯，讓西風和海風有管道吹進這晦暗的地方。

以下屬於「手冊」的文字是我與另外四個「策展人」擬的導覽文宣。我們約定一人一聲道，別給參觀的人（如果有的話）一個全知的假客觀權威，所以與其提供單一版本的說明，我們要變出五個分享的版本。但我後來沒有參與手冊的製作，其實並不知道這份文宣究竟有沒有完成。但我把我想說的話說完了。



一輩子結束前，
你想看完哪些
書？

許淳涵，烏托邦之書，墨
水拼貼，15.5*21.5 cm，臺
大檔案館。

手冊

請攜帶這三個問題意識參觀《臺大藏珍閣》，一個誕生於國立大學但毫無常規可循的裝置作品。

- 一、為什麼要收藏？
- 二、既然是收集與藏納物品，為什麼要展示？
- 三、從展間格局到說明標籤，空間是誰安排的？那個/群人如何塑造參觀經驗？

你必須藉由好奇心及問題意識與你的感官經驗交流，因為《臺大藏珍閣》不是一個一目了然的地方。它照明很少，因為它把知悉與觀察的自由交付觀眾——有燈泡處即是想像力的舞臺，無燈泡處請沉澱，或繼續往前。它展品很怪，因為它來歷特殊，而且它意圖挑戰關於「博物館」展覽的既有觀念。這裡沒有正確答案，也沒有旁白的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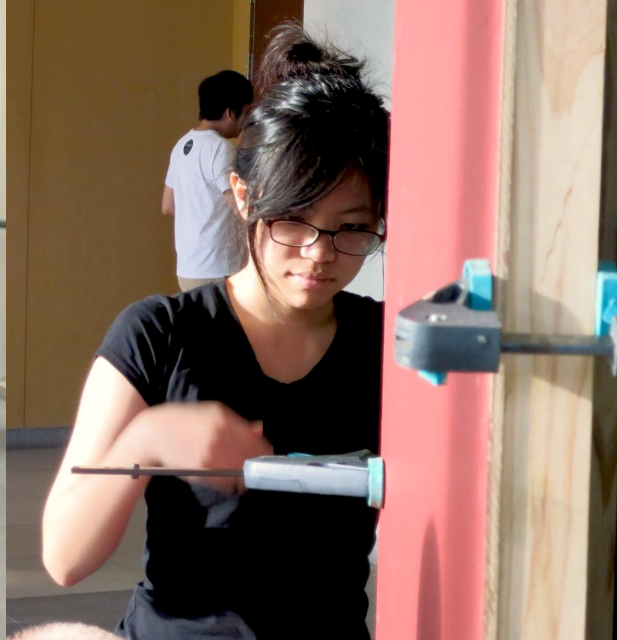
在開放詮釋空間的同時，這本冊子提供你一些線索來拼湊展品的身世，以及藏珍



烏托邦之書櫥窗，臺大檔案館。



《臺大珍奇之櫥》展出



《臺大珍奇之櫥》施工，林紫葳鑽木頭

閣作為一個大學公共藝術品的藝 / 學術意義。

姑且將藏珍閣分成七個區塊：抽屜、標本、儀器、甬道、文學、策展人間與烏托邦之書。學生策展群將各說各話，提供您莫衷一是的說明脈絡。透過紛呈的多元聲音，您既能得到深邃可觀、偏頗無誤的個人意見，也能縱觀全局，將《臺大藏珍閣》一覽無疑。

I 抽屜

這是一個舊式圖書館標籤櫃，木櫃古色古香但標籤遭到蓄意汰換，題旨錯綜。

II 標本

本展區承載可觀的生命重量。這些貝殼、小雞、小魚與白老鼠有別於自然史演化觀的「正史」代表物，或多或少，牠們充其量是科學研究與教育的「回收資源」。何以見得？



臺大公共藝術計畫開幕

博雅教學館

2016年6月5日

大大小小的貝殼來自一名海洋科學教授的收藏，由於他退休、無人後繼研究主題的緣故，這些貝殼被捐入臺大動物博物館的收藏之中。有一枚大貝殼命名為波提切利（Botticelli），向義大利同名文藝復興畫家的作品《維納斯的誕生》致敬。

禽肉業的供應線每年會淘汰並「銷毀」無以數計的小公雞與「瑕疵雞」，這些栩如生的小雞便來自屠宰場的輸送帶，牠們成為臺灣大學標本製作教學的教材，夭折後在學員的手中「重生」。標本工作坊學員包括學生、中學生物老師等等。

白老鼠為臺大實驗教學材料，回收後亦成為標本製作教材。

III 儀器

法國哲學家梅洛·龐第曾說：「繪畫所擁戴的謎題無非是『觸眼可見』的謎」（“...la peinture ne célèbre jamais d'autre énigme que celle de la visibilité” Maurice Merleau-Ponty, *L'Œil et l'Esprit*, 26）。顯微鏡、錄像儀器是儀器區的大宗，雖然它們皆已毀壞，但在這個展區的舞臺上它們重新組構，藉由錯落的透鏡與燈光照射，呼應藝術「使...被看見」的天賦任務。標本區的小型暗房（*camera oscura*）亦呼應本主題。

IV 甬道

這是一個休眠的展區。櫥窗裡有檔案館過去展出的複製文件，亦置有舊時第二學生活動中心後土地公廟的籤詩欄。本區熄燈表示展品的休眠，亦象徵過往悠遠的晦暗不明。籤詩欄標誌了今昔許多「求解」管道並存於臺灣大學的事實，人可以去教室抑或去廟宇尋覓答案。

V 文學

題為文學的櫥櫃共有兩只，在策展人間對面。文學櫃存有葉慈信件擬書、臺大外文系活動文宣、兩本烏托邦之書與若干物事。葉慈信件擬書紀念帝國大學時期文學教

授 矢野峰人
（1893~1988）
延攬愛爾蘭詩人 葉慈
（William Butler Yeats，

《臺大藏珍閣》開幕

鄧肯帶領校長楊泮池、
外文系系主任曾麗玲、
教授吳雅鳳、總務處文
書組長葉明源等人參觀
裝置作品內部。

2015年7月21日 9



1865~1939) 赴臺執教的軼事。葉慈仰慕東洋文藝，樂意來訪，但因他小孩羸弱遭妻子勸退。本信件抄錄詩人書信，誌記這段未竟的旅程。

兩本烏托邦之書各有各的關懷：一本試圖列出一生必讀的文學經典，逸興遄飛；另一本探問世間殺伐不止，討論烏托邦與美意義何在？

VI 策展人間

策展人間寓意上是《臺大藏珍閣》的思考中樞，因為它存有《臺大藏珍閣》不同時期的木造模型以及建造過程留下的木屑，同時它是佈展期間策展人的會議進行地。模型與作品相應之下有俄羅斯娃娃的趣味，雖然只有兩層；瓶裝木屑則紀錄了《臺大藏珍閣》木製結構從無到有的軌跡。

VII 烏托邦之書

烏托邦之書是一個為期一年、由臺大師生共同參與的計畫，參加者包含當屆新生、赴外交換臺大生、各系級學生與教授。創作媒材有火燒、剪貼、書寫、繪畫與塗鴉，由個別創作者勾勒理想國的面貌、反思現實世界。實質收回的二十餘本簿冊之中，由主廚窗展出十二本烏托邦之書，其餘遺珠分置於藏珍閣中不同的角落。

櫥窗區主題豐富，包含：交換生與德國幼兒共同塗鴉自然景物認識字彙、各系級學生悉心繪製的圖畫、對社會禁忌的批判、偶像崇拜與素食主義的自白。

章舒涵：熱心腸與受傷

章舒涵是外文系B99級的同學，對劇場與文藝有不保留的愛。她起先在雅鳳老師開的「文學與藝術」修課，在鄧肯於臺大創作的後期成為計畫的功臣。與其繼續吟詠愛爾蘭詩人的福爾摩沙緣，不如為流淚流汗的貢獻記上一筆。

對一個即將要畢業的臺大學生而言，如果要讓他重新發現臺大多大、熟悉的角落與人群如何陌生，我保證與外國藝術家推廣公共藝術絕對有效。由於這是首開先例的合作，利物浦藝術家、學校各個行政組織以及藝術公司聯手實現一件作品其實是場既浪漫又笨手笨腳的跋涉。我即將到手的文憑能讓我充分理解創作理念並和藝術家溝通，但它無法減輕我徒手想推廣計畫的頭痛。2014年秋冬我時常得掛在臉書上建粉絲專頁、上傳活動照片、騎Ubike把手繪傳單放在臺大週邊的書店與咖啡廳，但收效平庸。約莫隔年四、五月時，章舒涵從忠實的觀眾漸漸成為計畫的支柱。

五月中我由於要去希臘參加一場研討會，六月初開幕在即的珍奇之櫥得由章舒涵等四人協助施工和宣傳。沒有她的接掌與調度，博雅一樓不會有那幢半圓形的櫃子出現。而這只是開始。當臺大檔案館確定成為作品的最終位址，她成為聯絡藝術家、檔案館以及平面設計師的要角。有了她辦事的能幹，我才能在寫出創作企劃書之後，安於網宣、撰稿和聯絡烏托邦之書的參加人。七月初她還為了宣傳計畫聯合了一群朋友

在雅頌坊辦了一場有朗誦、戲劇與演唱的表演；到七月中下旬開幕前，她也是檔案館施工期間出席率最高的人。

我的「淡出」有另一個原因。四月時，我在工作室遇見黃建銘夫婦，他們急著找人把黃建銘藝術學院指導老師替他寫的創作簡介、瑪麗寫的側記翻成中文。我一口答應，與他們離開工作室時被愛開玩笑的鄧肯稱為「叛徒」。我以為我不以為意，但事後證明我其實是在意的。我已經出了半年的力幫他的忙，看見同期計畫別的藝術家有需要便一併幫，自己火燒屁股由不得別人燒似的，要嘴皮子這樣叫我。於是我似乎拿不出比履行諾言、忠人之事還要多的勁頭幹事了。

鄧肯雖然是經驗豐富的裝置藝術家，但以他一人之力面臨開幕在即的壓力，開幕前的展間成為一個烏煙瘴氣的坑。暑假，人人為之投入自己意願與能力範圍之內的資源與心力到這個坑裡，但在有限的時間中，藝術家與學生群對付出的質量有期望上的落差。章舒涵不但要與檔案館協調開幕程序，也同時要幫忙施工，甚至購買耗材與補給品。鄧肯在某個程度上將高壓與挫折感轉嫁到幫助他的人群身上，使她尤其不解與受傷。做公共藝術案還要米開朗基羅的脾氣，竟留得住章舒涵幫忙，算他幸運，也算臺大幸運。

一年過去了，我們或多或少嚐到了藝術實作的七葷八素，走向自己的路上做自己的夢。我沒後悔我走了這一遭，只願當初有更多寬容與遠見，成人之美也問心無愧。

關注臺大公共藝術

藝術公司給這個計畫起了神秘兮兮的名字，叫ISO Remix @ NTU。關於這個計畫的更多資訊，能在臺大公共藝術網找到 (<http://www.publicart.ntu.edu.tw/active.php>)。

《臺大藏珍閣》開幕

左起：外文系章舒涵、外文系許淳涵、鄧肯、校長楊泮池、總務處文書組長葉明源、外文系教授吳雅鳳、數學系林庭瀚、外文系林紫葳、校園規劃小組黃麗玲教授、總務處檔案股副理陳瑩先、喜恩藝術公司負責人陳惠婷、總務處檔案股股長呂芳留

2015年7月21日



臺大外文所創所五十週年茶會剪影



2016年3月12日
臺大文學院

陳鼎貳

適逢台大外文研究所成立五十週年，外文所特地邀請歷屆外文所畢業的所友參與所慶的盛大茶會。席間除由外文系曾麗玲主任代表外文系全體同仁與同學歡迎與會所友，更邀請在學術界研究卓然有成的彭鏡禧、李有成、王安琪三位資深教授致詞。系上同仁更用心準備簡報，向所友簡介走過五十年的外文所之招生、辦學、教學現況，並在說明會最後請碩士班學生簡介外文所新成立的電子報。電子報首期即以外文所五十週年為題，詳盡回顧歷屆課表並訪談傑出所友。說明會後即溫馨愉快的茶敘時間，本期特別精選茶會實況照片，邀請各位讀者一起感受現場氣氛，一起為外文所許下下一個五十年的弘願。



On the Move：哈佛東亞研究生會議紀行

沈昆賢

外文之「外」：台大外文與哈佛東亞的遠與近

做為一個外國語文研究所的學生，對於參加以東亞為名的學術研討會總是會感到緊張。當然，這樣的不安並非來自於對東亞相關的主題缺乏興趣或基本理解，亦或是認為只有特定系所才有資格從事東亞研究（即便在台灣或美國的學門設計上，往往確實是東亞系或中文系、歷史系等部門的學生佔東亞研究領域的多數；本文稍後會回到這個議題）。誠然，「外文系／所」中的「外」一字所指涉的他者在基本邏輯上應當是不僅限於歐美地區的文化，而更應該能擴及在當代全球社會中與台灣互動越發密切而深刻的群體，如此不但並不違背王智明對於外文學門的歷史爬梳所做出的整理：「我們應該賦予外文學門之『外』一個動態的理解：它不僅僅是對應本土文化的移動邊境，更是對於中外之別的認識與轉化，是進入與引介現代性的自我翻譯與超越，亦是對現代性本身的改寫與重述」¹，也就是以他者為鏡來探照自身，甚至是延展這樣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積極反思除了歐美以外是否尚有其他更深刻的「轉化」我們內涵的文化。對我來說，對於東亞的文化觀照確實應當是外文系所的學生的涉獵範圍，而這在大學部開設的中國文學史課程或是研究所的一些理論課程中的閱讀都可以窺見端倪。

話雖如此，在現實的學科建制考量下，參與此類研討會仍舊不可謂毫無爭議：一方面，以美國在冷戰時期設立的區域研究為本的東亞研究框架本就與台灣學群對周邊國家的視野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美國東亞研究的學生群體大多以文化史的研究為主、政治與社會科學為輔，在方法學上亦與全心仿效美國英文系的外文系所有很大的差異，如英文系長期仰賴的文本研究便不是一個普遍的作風。在這樣的差異之下，我仍舊選擇了投稿參加哈佛大學東亞協會舉辦的研究生會議（Harvard East Asia Society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之後簡稱HEAS），同時抱持著學習不同知識範式的渴望與貢獻「外在」觀點的立場，但私底下其實並不抱持太大希望。畢竟，哈佛東亞系向來以古典、史料研究聞名，對於專業領域（如：明清史、中國小說史等）的要求也相當嚴苛，綜觀來說給人的印象不似加州大學那樣強調學科跨領域的學校來的具有實驗性²。然而，我投稿的論文〈弱勢化華語語系電影：以獨立電影的跨國之眼為《爸媽不在家》

¹ 王智明。〈文化邊界上的知識生產：「外文學門」歷史化初探〉。《中外文學》41.4: 177-215。

² 請參考我在網路平台《跨閱誌》所撰寫的〈[SHS | 跨科際教育在國際 2]: 柏克萊課程心得〉系列文章。

搬家〉（“Minoritizing Sinophone Cinema: Relocating Ilo Ilo through the Trans/national Lens of an In/dependent Film”）卻是以在外文系統學習到的文化理論與文本閱讀方法為主，歷史資料為輔來分析一部華語電影（而非對電影史的探討），表面上來看在篩選過程中應該非常不利。

幸運的是，全然以研究生為審核委員的籌辦單位這次在超過250件的作品中，仍然願意選擇我的作品。本文後半除了側記研討會的過程，簡單分析作為一個研究生主導的研討會，HEAS的優與缺點何在，也會試著了解何以我的文章能夠被接受，而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被接受，以試圖為往後有志於東亞研究或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外文系所學生提供一個可能的途徑。

舊調中的新聲：「重新想像亞洲」

如同本文前述，一般而言，大眾對於哈佛東亞系的印象或誤解，便是其以嚴格的傳統研究主題與方法自立，不但必須有深厚的文史知識累積才可能打進這樣的社群，而且議題選擇上可能也需要非常鑽牛角尖，在汗牛充棟的史料中找出從沒被提出過的新發現，才會得到重視。這種菁英式的象牙塔形象，或許其來有自，然而近幾年美國的東亞研究系統正在不斷的力求改變，不但常有不同學門的師資互相交流，讓學生們可以同時接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等不同面向的方法，更有在議題上逐步容納傳統上不被認為是「東亞」的主題的傾向，如美國文化對亞洲的想像、東南亞華人，乃至於中亞的少數族裔等等。這樣的改變也反映在今年HEAS的主題：「[重新]想像亞洲」（[Re]imagining Asia）上。在徵稿啟事上，他們寫道：「不論是地理疆界的擴張、埋藏歷史的挖角，或是文化規範的再定義，我們企求鼓勵重新想像亞洲代表什麼，以及包含了什麼」（Whether it is an expansion of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discoveries of silenced histories or a redefinition of cultural norms, we seek to encourage a re-imagination of what Asia means and encompasses）。顯然，主辦單位不僅在主題上跨出東亞、看向亞洲，同時也後設的反思學科限制，希望外來的學生可以在學理乃至於認識論上重新定義亞洲，不受到美國傳統學術眼光的限制。

能夠有這樣的實驗性，或許很大的原因必須歸功於籌辦單位的組成分子，也就是該所的研究生。透過私下詢問，我得知哈佛東亞所的碩士一年級學生必須肩負起籌辦研討會的責任，學習學術活動的細節，也與來自世界不同的學術機構的人才交流。有趣的是，他們有全權決定前來發表的同儕，根據當屆籌備團隊的興趣來構思整個活動，以此規劃評論人、主題演說，及其他相關活動的內容。這種自主的文化，顯然與台灣目前仍由學者教授主導的各類大型研討會有所差異，而根據研究生興趣自身進行量身

訂做的學術研討會即使正在世界各地興起，似乎大多也還未能在台灣成為獨當一面的交流平台（限制來源包括經費、系所支援、學科差異等）。話雖如此，我仍相信台灣學界若是希望能夠讓學術在地化以及強化研究生的能力，學習參考這樣的趨勢是必要的。藉由舉辦研究生研討會，不但能有效遏止研究生為了履歷而胡亂投稿海外巧立名目的「大拜拜」研討會，更能促進台灣的各校交流，使得平日流傳之名校情節、南北差異等問題有所緩解，更不必說師生互動與實務經驗的獲得。

回到哈佛，我認為正是因為這樣的設計，才讓整場研討會的內容充滿新意，卻又不失經典的學習。好比曾在去年訪問台大，舉行白先勇文學講座的王德威教授，即使傳統上大眾認為他是當今對於中國或華文文學的頂尖專家，主辦單位卻不刻意請他主持以文學為主的場次（事實上，這次的研討會選擇將方法學打散，以創意的主題來區分論文，以促進學科間的討論），反倒是邀請他評論「在南海上：南洋做為中心與邊陲」（*On the South Seas: Nanyang as Center and Periphery*）這個結合了以藝術史、教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元學科為重心的「東南亞」研究小組。其實，這樣方法學的大雜燴並不容易統整，因為不但各方法學之間常常難以理解彼此如何達成結論，而結論更可能會相互矛盾。例如說，當提出「南洋藝術」（*Nanyang Art*）的發表者指出華裔藝術家在東南亞可以自由結合東西藝術特色時，研究新加坡博物館的發表者卻指出新加坡政府在國家文化上常常以人種學的武斷方式處理。面對這龐雜的知識與看似矛盾的看法，王德威教授不但以他對馬華文學（*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中各種歷史矛盾的認識來試圖連結這些對東南亞的文化與社會現況的觀察—而這在他對台灣的馬華作家黃錦樹的分析中有非常精采的展示，指出多元文化主義跟國族主義常常並行—更巧妙地在評論中將不同學科的異同串聯，指出不同方法學（如訪談、文本分析、史料蒐集）往往能夠彌補彼此的盲點，卻又有可能找到共同的視角。我認為，王德威教授傳達的啟示不僅止於鼓勵相似主題的互動，更在於打破對方法學的迷思。事實上，成功的研究往往沒有固定的方法學，而是結合了各學科的發現，藉此轉化傳統；或者，在矛盾中找到新的出路。

若是說這場以南洋為題的場次強調的是共時性（*synchronic*），那麼另一場以「反抗與革命：重新想像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Reimagining Post-1949 Chinese Society*）便是以跨時性（*diachronic*）的討論見長。在一般研究者看來，胡亂地將1949年以後的社會問題兜在一起討論，或許會造成時空錯置的大混亂。然而，當關於當代槍枝黑市（社會學）、90年代的新左派書寫（思想史）、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敘事（歷史學），以及60年代的大飢荒（文化研究）各自發表完畢，看似難以對話時，主持人高龍（*Arunabh Ghosh*）再度巧妙的藉著補足時代之間的落差，以及連結共同議題來帶起討論。舉例來說，槍枝市場象徵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

其實在學者汪暉的新左派思想就可以見到，而汪氏的透過國際交流產生的思想，則似乎與文化大革命時由官方假造的「國際」共產論述互相補足。高龍教授並非試圖以此說明1949年到2016年的中國社會可以簡單地提出一個連續的發展邏輯，但他也未滿足於特定領域的範圍，而是試圖展現一個多元而有相似問題框架的歷史。這點對於時常將目光擺放在限縮歷史時空的研究者，是個有力的提醒。

在東亞研究的中心呼喊台灣？—思考研究的主體與關係性

在如同上例的不少場次報告中，即使我自大學部起到研究所都不是專門研究東亞議題的學生，仍舊學習到不少有用的技巧，而這當然不限定於客觀知識本身，而更多是關於後設層面的學科問題與拓展學門邊界的可能性。尤其，當同樣作為台灣人的王德威教授能夠從中國與華文世界望向東南亞社會，展現學術研究的關係性

（relationality）時，我更是對自己未來感興趣的研究方向感到前所未有的希望。還記得做為外文系友的王德威教授曾經在去年訪問台大時提到，外文系當年對於比較文學的關注，正是促使他走上研究華語文學的一個重要的原因；而雖然現在的外文系已經不再以中國文學與文化為主要的參照對象，朱偉誠更於《中外文學》的四十周年專輯中指出「比較文學在台灣（乃至全球）經過戰後幾十年的發展，到今天已是極盛而衰」³，但同樣地，根據朱的建議：「個別語種專業難免會形成一種框限，不像比較文學本身就設定了向外對話、彼此參照的必要，而這也就是為什麼相較於個別語種文學的學術會議，比較文學仍較能吸引更多不同背景的學者一同參與、並進行跨出專業框限的豐富對話的緣故」，我認為，身在外文系的我們仍舊有必要思考如何「彼此參照」、參照的對象為何，以及最終如何建構在地的研究。

延續著王德威教授在討論南洋時提出的不少問題意識，包括華人的身分認同如何在與東南亞國族社會的拉扯妥協中達到新的平衡，並且解決歧視與被歧視的問題等等，我的論文分析的其實也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席捲下，新加坡的不同族裔社群與新移民如何共處的影像敘事。在「移動的敘事：電影再現中的城市、國族，與性」（Narratives in Motion: City, Nation, and Sexuality in Cinematic (Re)Presentation）這個場次中，籌辦單位巧妙的將電影的別名「移動影像」（motion picture）中的移動和不同發表者的關注議題—移工再現、游擊影展、都市影像等—裡面的實際移動意象結合在一起，再一次展現此研討會在思考如何將看似差異甚遠的議題結合在同樣的主題之下這方面下盡功夫。即使我們的論文看似都與電影研究有關，方法學上卻是大相逕庭（這與電影研究

³ 朱偉誠。〈四十周年專輯結語——定位與連接：作為思想資源的台灣比較文學〉。《中外文學》41.4: 217-219。

的歷史發展有關），有人以史學考究的方式尋找台日的跨國電影案例，也有人以社會學的方式考察北京的酷兒影展，更有人以哲學理論的方式解讀電影美學。我則是以在外文系學習到的後殖民理論與身分政治的討論切入，思索「移動」是如何在電影美學上被再現的，而這樣的再現又是怎麼與新加坡的政治與社會互動。

在會議結束後，我默默猜想，我的論文之所以被籌辦單位接受，不僅是因為它來自東南亞的菲律賓移工與華裔的互動為視角「重新思考亞洲」，更是因為我試圖突破傳統華語電影研究—乃至於更廣的東亞研究—在一些觀點上的限制，諸如對單一國族身分與語言的堅持，或是建構連貫的國家電影史的企圖。換句話說，場次題目中的「移動」其實不只是實際的角色移動以及影像的移動，更是學科邊界的移動。然而，對我個人來說，我的論文的價值其實在於它對台灣社會處境的反射。近年來，台灣社會的新住民已經超越了34萬人，而許多台灣電影導演更是開始將新住民議題納入題材，更不必提許多導演自身就是移民。同樣與新加坡都是以華人為主的移民社會的台灣，已開始有不少社會科學學者在研究新住民議題，但人文領域似乎卻除了馬華文學以外，幾乎沒有相對應的學群。當我今天得以作為一個台灣的研究生，在美國舉辦的東亞研究會議中摸索東亞與東南亞的新邊界，並藉此反思台灣在此中的處境時，我想我不僅是在東亞研究中尋找台灣而已（這是一個許多台灣學者都呼籲青年研究者追求的目標）；我更是在仿倣王德威教授，藉由台灣與他者的關係性來摸索自我，也是回到外文系的「外」的原初目的。

幸運的是，本次HEAS的台灣學生相當活躍，不但超越前數屆的人數，而且各自也都研究不同的主題，並沒有因為國族主義而被美國的東亞研究社群認為一定要從事「台灣研究」抑或是「華語研究」。或許，作為台灣的研究生，我們能夠因為移民／殖民社會的異質文化以及兩岸政治上的不確定性而享有更多自由的探索空間：當「台灣研究」在台灣以外無法成為一個受到重視的學科時，我們勢必需要思索如何尋找與他者的關係性，而這樣的關係性在反思學科限制時反而成為利器。而不管往後我將走上東亞研究，或是外文研究，我都會永遠記得要在研究的中心看到一個移動中的台灣⁴。

⁴ 無獨有偶，去年在中央研究院舉辦的美國亞洲學會在亞洲會議（AAS-in-Asia）正是以「移動中的亞洲」（Asia in Motion）為題，而同樣在哈佛大學舉辦的北美台灣研究年會（NATSA conference）則是以「移動與不動：斷開／重新連接台灣與世界」（Motions and the Motionless: (Dis/Re-)Connecting Taiwan to the World），顯現全球學術社群對台灣與亞洲的思考有雷同的看法。

105學年度臺大外文所招生說明會側記



2016年3月30日
臺大文學院

陳鼎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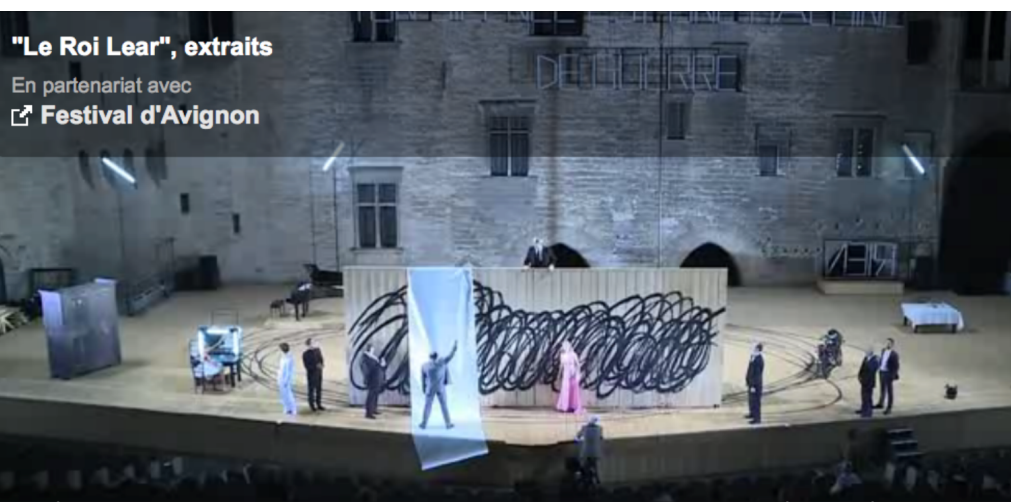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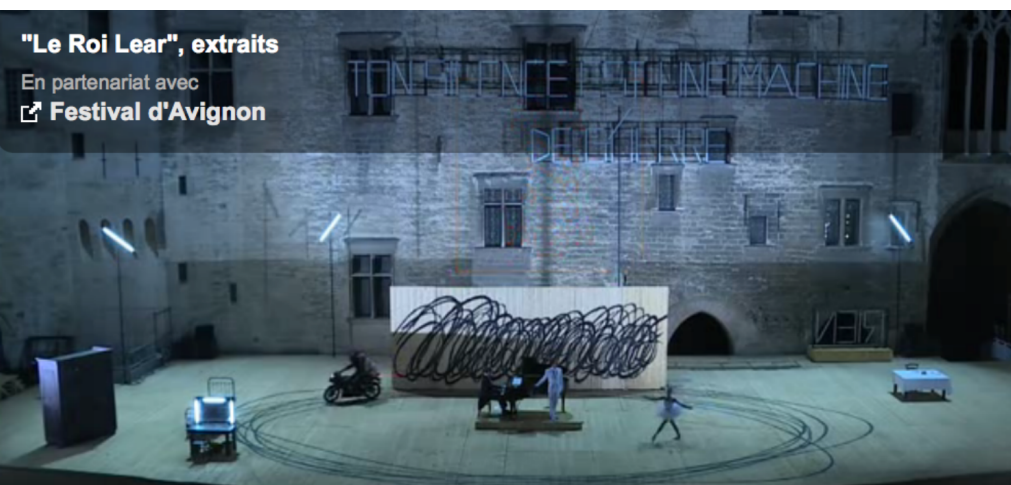
本年度針對有意報考外文所大學生所舉辦的研究所招生說明會，由系副主任吳雅鳳教授，協同研究所學召集人朱偉誠教授主持以及外文系翁家傑教授、劉雅詩教授主持。說明會首先由外文系辦陳亭吟助教介紹外文所的兩種招生入學方式以及歷屆開設課程，接著由與談的四位教授提供外文所的教學目的、理想畢業期程，以及針對準備報考研究所的修課建議。說明會第二部份邀請今年度已於上學期通過甄試的準外文所學生，以及目前正在外文所碩士班就讀的學生分享應試的經驗，以及在學的心得。說明會的最後由目前已在不同領域中任職的三位畢業所友，說明外文所的所學如何對各自的工作內容有所助益。



《李爾王》意象超載：兩起案件

許淳涵

二十世紀的歷史群像投射在歐利維耶·畢的舞臺上，是一幢幢揮之不去的影子。



《李爾王》於亞維儂首演的舞臺設計旅行到臺北，勢必因應舞臺設備有所調整：國家劇院演出的背景並沒有磚牆，日光燈大字報置中，艾德蒙沒能騎重機登場，其餘一樣。

先不談導演在《李爾王》演出簡介中念茲在茲的語言問題，關於語言的力量（“la force du langage”）、真假以及語言和奧斯威辛集中營之間綿長的價值遞延與關聯⁵；走進《李爾王》在臺北國際戲劇節演出的劇場，定睛一看就有端倪了。「二十世紀」被豎立在那裡——

佈景的可旋轉木牆塗滿了漩渦，粗黑糾結的線條謝絕尋找具體圖像的眼光，暗示著：這是抽象畫。這是抽象畫嗎？我想是的，一架鋼琴正對著木牆，開演後，有人來彈奏鋼琴，稍後身

份顯示為李爾王小女兒柯黛莉亞的芭蕾舞女款款躍入舞臺，古典意象充分到使我們循著對比，確定後面那堵牆上塗的

⁵ « Celui [un monde] qui a présidé, en philosophie, à un doute sur la force du langage, et celui qui a été imposé par la catastrophe d'Auschwitz. » 出自《世界報》劇評引用導演導覽手冊的文字，該文宣被戲稱為導覽「聖經」（“la bible du spectacle”）。Salino, Brigitte. “Un ‘Roi Lear’ sur la lande du désastre.” *Le Monde* 06 July. 2015. Web. 22 March 2016.

是「現代」的躁動與反叛。還沒完。⁶

李爾王依照另外兩個女兒的愛之吹牛分配國土，過程中肯特天衣無縫地再現義大利藝術家封塔納（Lucio Fontana）切割畫布的筆直豪氣，簡直帥氣呀，刷刷兩刀把代表國土的長白畫布一分為三。當然得獎的小孩只有兩個。柯黛莉亞則用黑色膠帶把嘴封死，連那段表示對父親合宜情份的表白都省了，把全戲前大段的臺詞都讓給了傻子發揮。那片膠帶確立了她的緘默，這時我們赫然看見背景的日光燈排字白閃閃地亮了起來，寫著：「你的沉默是具戰爭的機器」（“Ton silence est une machine de guerre”）。

自燈亮起，悲劇那稱為dénouement的展開便一發不可收拾了。直到走出劇場，鑽進捷運中正紀念堂站的地道，我閉上眼時仍是那句日光燈大字報以及舞臺上令一個同款小字報“rien”（「無」）白閃閃的視覺暫留。活生生的歷歷在目。值得好奇的是，這麼些被植入的視覺意象，到底以多少層次與演員互動、構成了演出，同時又以擺明了的斷代身份自外於《李爾王》的世界？演出譬如車，承載的詮釋可能性如乘客，超載了怎麼辦？乘客有沒有多到從車窗溢出來，以至於在某次甩尾時飛走不見了？

封塔納畫布被大卸三塊之後，未能從角色的鬥爭中倖免；旋轉木牆很快地也露出了背面的機關，一面是黑色漩渦，一面則是階梯式看臺，臺中臺。不難發現，奧利維耶經營這些意象時，試圖將之融入情節，融入之際透過道具/佈景功能的轉換，使之失形而入味。他試圖這麼做——封塔納畫布碎成細片的旅程就是劇情發展的縮影，它先是分裂成宮奈麗與蕾岡割據的國土，在她們手中被撕碎，然後被艾德蒙信手抄起一片，掰成艾德加的造反信，促成葛魯賽斯特的誤會，形成了李爾王與葛魯賽斯特的對照。而畫有黑色漩渦的木牆本身也是可以拆解移動的裝置，它的分裂與旋轉，界定著舞臺空間，並呼應著李爾王奔走於兩個女兒的領地之間承受的權力剝奪與情感破產。

木板牆上的黑線渦流宛如美國畫家賽·湯恩布里（Cy Twombly）的巨幅簽名。

⁶ Py, Olivier. *Le Roi Lear*. Extrait. 2015. Le Festival d'Avignon, La Compagnie des Indes. *Théâtre-vidéo*. Web. 25 March 2016.



Cy Twombly, *Cold Stream Rome*, 1966, oil based house paint and wax crayon on canvas, 200 x 252 cm. Catalogue raisonné: PIII, nr. 2. Gagosian Gallery, London.

湯恩布里雖然創作背景與行動繪畫（action painting）同流，表現主題聚焦於作畫過程本身，呈現的可說是視覺藝術自我省思的畫面。然而他到義大利之後逐漸發展出書寫性強烈，命名與符號影射充滿希臘羅馬神話色彩的繪畫語彙。湯恩布里的繪畫構成的謎，別具心理向度和古物研究（antiquarian）的向度，也使得歐利維耶《李爾王》巨幅佈景的圖像引用別具蹊蹺。黑色渦流倘若除去湯恩布里的聯繫，作為純然的心像描繪自成道理，可以表現李爾王的瘋狂與精神上的暴風雨。而湯恩布里有不少畫作意圖與古典的世界對話，系列作品中不乏以奧爾菲、麗達與天鵝等母題命名者。湯恩布里列席歐利維耶意象引用的名單上，傳達了導演以《李爾王》表現二十世紀歷史詮釋問題的意圖：卸下以各種語言、媒介再現世界的「包袱」，人得到的到底是解放還是放逐？

奧利維耶似乎想以李爾王的遭遇暗示著到底是解放還是放逐的答案。在一場電視訪問中，他表明他的製作是「和莎士比亞一起」創作（“créer avec Shakespeare”），而非「以莎士比亞為起點」創作（“créer à partir de Shakespeare”）。他覺得《李爾王》呈現災難的畫面，特別能寫照歐洲的命運，而他的製作在語言上除了要求法文翻譯能保有莎劇語言的節奏與活潑，還需要能呈現駭人的清晰感（“[besoin] d’une lucidité terrifiante”）。⁷ 但劇評十分不滿意，「駭人」的意象是有的，但似乎沒有接收到「清

⁷ Lopez, Joséfa. “Olivier Py sur son ‘Roi Lear’ : ‘Je ne lis pas les critiques’.” *Le Monde* 9 July. 2015. Web. 22 March 2016.

晰感」。《世界報》與《解放報》的文章皆指出奧利維耶過份灌注意象，想透過新編莎劇說太多話，結果說出來的話駁雜難懂，呈現災難時造成了另一場災難。⁸《解放報》的評論認為這個版本的《李爾王》是「毫無層次可言的滑稽版莎劇」（“une caricature sans nuance inspirée de la pièce de Shakespeare”）。《世界報》的評論先承認並容忍了各種舞臺詮釋的可能性：「歐利維耶·畢以二十世紀的符號呈現莎士比亞的悲劇，更精確而言是1914到1989之間的年代。有何不可？劇場本就要夠意思地廣納各種可能的作品詮釋，條件是這些詮釋演出來要給人看得懂。但這部戲並未如此。」（“Olivier Py entend placer la tragédie de Shakespeare sous le signe du XXe siècle, plus précisément entre 1914 et 1989. Pourquoi pas ? Le théâtre est assez généreux pour accueillir toutes les interprétations possibles d’une pièce. A condition de les rendre lisibles dans leur représentation, ce qui n’est pas le cas ici.”）



Lucio Fontana, *Concetto Spaziale*, 1967, water paint on canvas, 60*51 cm, Barbara Mathes Gallery, New York.

作為一個學生，我通常「喜歡」我買票觀賞的戲，除非娛樂本身基本的愉快無法負荷失望。《李爾王》豐富的舞臺意象讓週五夜的表演特別「大碗」，如果暫時關掉批評的意識與聲音，豐盛「大碗」的東西教人怎麼不「喜歡」呢？看完表演後，我告訴我的法文老師我挺喜歡那齣戲的，還沒看到《李爾王》先看到湯恩布里和封塔納，又驚喜又有意思。像賺到了一樣。

揮刀斬畫布的肯特成功讓我走神了。怎麼就沒人想過封塔納的《空間觀念》可以拿來說《李爾王》的故事呢？我的精神從國家戲劇院飄走了，飄到了米蘭，到了二十世紀博物館（Museo del Novecento）中獻給封塔納的獨立展間，紀念觀念藝術的發展和他的藝術成就。

意識到我必須繼續看戲的同時，我試著飄回劇院，所以我回望了一下二十世紀博物館的建築：新式羅馬建築簡潔的方體緊鄰著米蘭大教堂，霓光燈從圓拱窗射出，讓一扇扇大窗彷彿一雙雙穿透歷史的眼睛，那些眼睛彷彿看過墨索里尼的時代，看過羅馬近郊為了舉辦羅馬萬國博覽會（Esposizione Universale Roma）而興建的展場宮殿。法西斯政權的美學便體現於白石城樓簡化的新古典主義中，慶祝著那場因為大戰爆發而終究未能發生的博覽會。

⁸ Le Tanneur, Hugues. “Pour Olivier Py, ‘Le Roi Lear’ c’est du lourd.” *Libération* 6 July. 2015. Web. 22 March 2016.
Salino, Brigitte. “Un ‘Roi Lear’ sur la lande du désastre.” *Le Monde* 06 July. 2015. Web. 22 March 2016.

這一走神、離題一番後我似乎瞭解了「二十世紀」在導演理念裡以及舞臺上揮之不去的影響，但扯著麼多畫，那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問我的老師。

他聳了聳肩，說：「大概是對聰明人的眨眨眼吧」（“des petits clins d’œil pour les intelligents”），「以往法國人很喜歡歐利維耶·畢，甚至到怕他的地步，但這次他得到的評論很失常。」

我豁然懂了也接受了對於《李爾王》意象超載的見解。即便當葛魯賽斯說李爾王的權力徒具表象時（“son pouvoir est réduit à une image”），它們充分支持了那個權力的表象：凌亂、斷裂、抽象。稍後，奧利維耶讓李爾王闖進了舞臺上一片代表曠野的泥地發瘋與打滾，當真正的暴風雨降臨，黑色幽默劇場似乎偏好以蓮蓬頭灑下的綿綿細雨代替狂風暴雨淋濕演員撕心裂肺的身體。在2010年的臺北國際戲劇節，托瑪斯·歐斯特麥耶（Thomas Ostermeier）導演的《哈姆雷特》中也有類似的操作。在同一片土地上，艾德加帶著眼盲的父親在上頭假自殺真蹦跳。接著在柯黛莉亞歸來的內戰場景中，出現了數名被評論當作是恐怖份子的迷彩士兵揮舞並發射卡拉什尼科夫突擊步槍（Kalashnikov rifle），無數條鮮紅的緞帶轉瞬從舞臺高空流淌而下。李爾被一堆骷髏模型砸倒並埋沒，並與終於開口的柯黛莉亞交換了幾句話，然後全劇一個個死亡的角色被泥土地上的舞臺機關陸續吞噬。

《世界報》的劇評Brigitte Salino對這個洞穴機關與歐利維耶創造的女性角色特別感冒：「（劇中）女人們要嘛被化約成悲傷的美麗天鵝（柯黛莉亞），要嘛被化約成慾求不滿的復仇女神（蕾岡與宮奈麗），然後通通被送進舞臺中央的洞穴，屍體消失的孔道。即便是對最不女性主義的女性觀眾而言，這樣塑造女性豈不是覺味盎然？」

（“Les femmes, elles, sont réduites soit à des images de joli cygne malheureux (Cordélia), soit à celles de furies obsédées par leurs orifices (Régane et Goneril), lesquels renvoient au trou dans la terre, au centre du plateau, dans lequel disparaissent les corps des morts. C’est gênant, voyez-vous, même pour les moins féministes des spectatrices, de donner une telle image des femmes.”）我倒不特別覺得那個開了洞的輸送道有關於性與身體意識的強烈表述，只是那個孔道吞下並送走了每一個死亡的角色，送到最後甚至有點後設的滑稽味道。地穴成為一個制式的退場機制，接近機械般有效率地清理舞臺上凌亂不堪的局面。我們幾乎要忘記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走進的存在景況是虛無（“nothing”/ “rien”）了，也許有人會支持舞臺上狼籍一片的垃圾場是意義上的虛無，但那個地穴彷彿清楚奧利維耶搬了不少傢伙、叫了不少人、抹了不少土、灑了不少水到臺上，有效移除死者的設計反而反映了意象的駁雜。

呈現意象源自演示情節的必要。但是當這些意象意圖探索對於語言的質疑⁹、藝術的發展、人類歷史、兩次大戰、大屠殺、當代動盪的關懷，甚至是身體與性慾的空間譬喻，噢，當然還有莎士比亞，這些異質個殊的聲光效果交疊出一坨混亂的畫面。因此，有人會說 “c’est du lourd”（「這挺沉的」）——奧利維耶的《李爾王》超載了。

穩坐混亂當中的角色，非傻子莫屬。他像避震儀一樣吸收了悲情，又像空調一樣輸送了談諧與低俗，活化命定的僵硬，協調悲愴的高調。「請看甜津的瘋狂與苦澀的瘋狂」（“Voici la folie douce et la folie amer”）是他高歌歌詞中排比的開頭。他還混亂以味道。

「在這苦難的時局，要詩人何用？」（“À ce temps de malheur, à quoi bon le poète?”）是一句保有純粹與力道的終場詰問，讓人記起美麗來自文明與暴力的交織。保有這個問問題的初衷，我們似乎就有必要與精神一再回到廢墟中去爬梳與品味。

⁹ “*«Le néant parti, reste le château de la pureté.»* Au sommet de sa folie, Lear cite Mallarmé.” «世界報»記者 Hugues Le Tanneur 觀察到奧利維耶·畢在莎劇劇本翻譯中加入了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的詩句，強化劇本對語言的質疑。

《日曜日式散步者》短評

陳鼎貳

在甫獲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灣競賽類首獎的《日曜日式散步者》中，已在實驗片中磨練形式美學多時的黃亞歷導演一反紀錄片常見的見證與訪問形式，大膽地化用早期電影的視覺技巧，拒絕敘事與過分渲染的感情，為台灣紀錄片開創突破性的知性美學。

《日曜日式散步者》藉重現文人楊熾昌、林修二等人的生命，探討了台灣三零年代文壇的現代主義運動。電影本身選擇實踐前衛運動的信條與美學，拼貼、剪接、組合大量的文獻、藝術作品與語音檔案，靈活運用插卡的技巧，以極富巧思的排版和日、華雙語並置的視覺效果，呈現當時詩作的風貌，使人聯想起二十世紀早期各種前衛運動宣言。片中不時插入無人的空鏡，以長鏡頭凝視各種物件及物件的運動，打破了寫實與世界常識，為世界注入全新的感受，其創意和驚人的效果充分呈現黃亞歷從前作《待以名之的事物》以來已在追求的詩性美學與思考。透過承自早期電影的剪接技巧與節奏、影像組合本身帶來的驚愕效果與無調性音樂，《日曜日式散步者》的感性令人興奮地呼應超現實主義的怪誕知性，強烈地挑戰觀眾仰賴劇情與寫實的馴化的視覺感性。

如果超現實主義起源於對西歐現代性與都市生活的背光面，那從日本引進殖民地台灣的超現實主義思潮又該當如何評價？《日曜日式散步者》並不避諱討論文壇思潮的政治性，藉由口白直接引述當時重要的文論，呈現左翼、寫實主義和崇尚進步、現代的不同思潮的傾軋。無論如何，電影都成功地呈現殖民地文人面對席捲全球的新思潮的焦慮，而日語、華語、法語、英語，多語的共構再再說明台灣不只必須處理自身和日本的關係，更要置入全球緊密相連的複雜環境思考。片子本身不給觀眾任何來自導演或劇組的答案，觀眾必須自己從歷史的影像碎片當中體會。《日曜日式散步者》之精彩，在於展演早期電影與前衛運動的感性之餘，以強烈知性的美學形式毫不妥協地要求觀眾在不可能還原的歷史當中暈眩、思考、重新想像殖民地文人在藝術與政治中求生與創造的藝術成就。

註：若對《日曜日式散步者》的電影美學與超現實主義及早期電影史的關連有興趣者，可參閱陳平浩在《電影欣賞》第34卷1-2期中專文〈考克多的手，水蔭萍的腳：黃亞歷《日曜日的散步者》裡的重演與再現〉。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European Union Research Center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Europe 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

Call for Papers

In the 21st century, Europe exhibits her diversity and hybridity under the progressive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NCCU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nd European Union Research Center conduct and promote research on European literature, culture,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tudies. To celebrate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our Department, we will organiz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Europe 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ich will be held on May 12, 2017.

The main topics of the conference will be focused 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European literature, culture, language teaching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tudies. Papers on the following sub-topics or areas of interest are also warmly invited:

1. European diaspora/travel literature
2. European eco- literature/culture
3. European popular literature/culture
4. Gender studies in Europe
5. Urban space and body image in European literature/culture
6. Multiculturalism and ident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7. Discourse on European history and memory
8. Translation studies
9. European language education
10. Oral narrative and tradition

11. New trends on Europea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2. Refugees and migra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13. Age/Aging studies
14. Post-humanist studies

Organized by: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European Union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n the main campus located at 64, Sec. 2, Chi-Nan Road, Taipei 116) on May 12, 2017.

- Please submit an abstract of the paper of no more than 500 words bo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one page, with 5 key words) with title of paper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see as attached the registration form) by August 15, 2016 to 2017euro@nccu.edu.tw
- Notif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abstract review will be sent by e-mail by our Conference Organizing Committee before September 5, 2016.
- The final paper of the Conference should be formatted for A4 size paper, and should not exceed 20 pages (36 characters per line, 34 lines per page in Chinese; double-spaced, 12-point Times New Roman in English).
- Language used in the Conference: English, Chinese, French, German or Spanish.
- Deadline for full paper submission will be on April 15, 2017.
-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i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rs. Chao-Yi Wu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CCU) by phone:(02) 29293091 ext. 63036, or by e-mail at 2017euro@nccu.edu.tw.

Deadline: 15 June 2016

Organizers: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wha Womans University, Korea.

The Forum Date: 28 October 2016

Venu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ALL FOR PAPERS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Public: A Transnational Forum

The Global Public

In the context of an increasingly globalized and digital world, the challenge of maintaining local autonomy and nexuses of resistance, without succumbing to the reactionary or the terroristic becomes ever more challenging. As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has accelerated over the past decade in the new millennium, what quickly dwindled is the claimed authority of literary studies along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unquestioned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 public. To speak for literary studies now would require one both to envision the new kind of public sphere yet to be redefined as a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and to re-orient literary studies along global chronologies.

This forum pos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can a global culture allow meaningful dialogue not only between localities but also between histories and traditions? How does the digital, which makes possible the dream of a global culture, not devolve into uniformity and the eradication of difference? How do we realize the utopian potential of a digital culture of universal translatability, without annihilating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resistance that makes meaning possible?

In fact, various literary scholars have been responding to these demands by calls for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literary studies. This trans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forum seeks to supplement these globalizing transformations of literary studies by adapting to an emergent focus in current humanities research, the global public. We aim to collaborate with scholars of other institutions in articulating the yet inchoate global public. One likely direction is to deconstruc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the normative and the deviant, the universal and the particular in terms of particular cultural artifacts. We believe that

beyond homogeneity such articulations would have to acknowledge digital mediations, asymmetrical networks, untranslatability, and imbalanced power while our research also keeps this public sphere open to nonhuman agents so as to form what Bruno Latour terms “the parliament of things.” We will work on global genealogies of literary studies that could effectively shed light on the formation and nature of the global public.

The suggested themes include

1. Global English in Asia
2. Digital humanities
3. Genealogies of litera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4. Modernity and the Sea
5. Global secularisms
6. Genre, generic transformations and the public
7. In this forum, educators of English will also gather together to discuss how English is transforming into a lingua franca in Asia. Papers addressing issues of curricula in Asian English departments, and pragmatic proposals of networking Asian English scholars are also highly welcome.

Please send your abstract to r04122002@ntu.edu.tw, with the heading of Literature and the Global Public.

Event Date: November 19, 2016

Venue: DFLL Conference Room, Gallery of University History, NTU

Call For Paper Graduate Panels

Shakespeare in History: Tradition, Influence, and Reception One-Day Symposiu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hakespeare in History: Tradition, Influence, and Reception, One-Day Symposium,” seeks to delineate, examine, and celebrate the lasting legacy and omnipresent influence of Shakespeare at the quatercentenary of his death. This themed symposium featur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Shakespeare’s engagement with literary traditions across all era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and reception of his works. We are interested in aspects of Shakespeare’s writing trajectory,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discourse of love and the wide array of emotions treated in his oeuvres. Also relevant to this symposium is the dynamic and dialectical relations between Shakespeare and history. From the onset of his writing career, Shakespeare had been preoccupied with history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y before his time.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for example, bear witness to his consistent passion for medieval history across various stages of his career. After Shakespeare’s death, the History Plays figured among the most frequently revived and adapted works of the Bard o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stages, as writers explored and exploited the parallels between Shakespeare’s original plays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vents such as the Exclusion Crisis. Even to this day, Shakespeare’s plays continue to be staged and appropriated to express and represent the cultures and histories of various nations in intercultural, non-Anglophone, and multidisciplinary contexts.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nvites proposals from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present a 20-minute paper for its graduate panels. Presenters should be currently enrolled in an MA or PhD program in Taiwan or abroad, or have completed one recently.

Possible topics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Shakespeare's treatment of medieval heritage
Shakespeare's afterlives
Shakespeare and mythology
Shakespeare's reception
Shakespeare and emotion
Shakespeare and love
Shakespeare and sixteenth-century culture and history
Shakespeare and seventeenth-century culture and history
Shakespeare and eighteenth-century culture and history
Shakespeare and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and history
Shakespeare and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 and history
Shakespeare and other writers
Shakespeare in our time
Shakespeare and New Historicism
Shakespeare and history books

Please submit proposals (250 words, with keywords) along with a one-page CV to Anastasia Wu (shakespeare.inhistory@gmail.com) by 31st July, 2016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Shakespeare in History"

Professor Chin-jung Chiu

Assistant Professor Ya-shih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Yi-Hsin Hsu

Friday, October 7th through Sunday, October 9th

Keynote Speaker: Bao Weiho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Chinese Program and Film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pecial Event: “Kagawa Ryo Live in Chicago,” a performance of Japanese folk music

Call for Papers

Vernacular Practices across East Asi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2016

Conference Description:

The study of East Asia is perennially haunted by the specters of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nation-state. What is often lost in the margins is the particular, the non-standard, the suppressed, the minor, and the indigenous experience in which vernacular practice and its potential for various modes of reproduction, resistance, transcendence, and imminence takes place. Recently, postcolonial studies, area studies, media studies, and other fields have taken a common interest in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e vernacular as language, aesthetic, and sensibility and more importantly as literary,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can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possibiliti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East Asia. Rather than defining the object of this project through the arbitrary political demarcations of nation, or the structural mechanisms of the state, or an oversimplified, homogenized discourse of particular -isms, we want to focus on place, community, and people created by and through a variety of practices. Practice is embodied: it is always localized and informed both by geographically-defined environments and by ever-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The vernacular holds the prospect of specificity, and practice, that of immediacy: in combination, they can be used to address dynamic issues of democracy, agency, and power.

It is with this in mind that we invite graduate students and postdocs from various disciplin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language, literature, history, media studies, theater and performance studies, art history, music, political science, and anthropology)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papers that consider vernacular practice in East Asia. Presenters should prepare twenty-minute conference papers, which will be grouped into panels with time for questions and comments for each paper. The thematic orientation of this conference will provide a basis for participants of diverse methodological and regional backgrounds to find commonality between their work, while simultaneously encouraging breadth. To that end, we expect and encourage work that crosses national, temporal, an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o critically rethink the categories that both bind and sub-divide area studies.

Potential topics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Rethinking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East Asia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modernity

Vernacular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anons

The vernacular and global capitalism

Musical performance as a political vernacular practice

Vernacular practice in theatrical performance

The vernacular, cosmopolitan, and neoliberal

The vernacular in global media

Translocal vernacular practice

Vernacular and trans-lingual practice

The technologically (re)producible vernacular

Vernacular modernism in film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to vernacularpractice.uofc.2016@gmail.com by July 15th 2016, 11:59pm Central Standard Time. The application should include:

*Your full name as you would like it to appear in the conference schedule

*Contact information (e-mail,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Institutional affiliation

*Title of your paper

*250-300 word abstract in print-ready format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be notified of acceptance in early August.

This conference is fund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China, Japan, and Korea Committees of 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the Franke Institute,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ONTACT INFORMATION:

vernacularpractice.uofc.2016@gmail.c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1050 E. 59th Street, Chicago, IL 60637, #301



Project+

Let the voices spread, the
ideas flow, and the good
times roll!

Subscribe here:

<http://epaper.ntu.edu.tw/?p=subscribe&id=1>

點此訂閱